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 “三言”话本 与拟话本研究



温孟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 “三言”话本 与拟话本研究



温孟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温孟孚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6

ISBN 7-5004-5141-5

I. 三… II. 温… III. 话本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明代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33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特约编辑 吴筱洁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8) ..... 三  
(29) ..... 四

## 目 录

(30) ..... 三  
(31) ..... 一  
(32) ..... 二

引言 ..... (1)

第一章 “三言”中的话本与拟话本 ..... (4)

(一) “话本”与“拟话本”的定义 ..... (4)

二 “三言”中的话本 ..... (7)

三 “三言”中的拟话本 ..... (14)

第二章 怪奇可笑的人物群像 ..... (19)

(一) ——“三言”话本人物特征论 ..... (19)

一 落魄书生的无赖相 ..... (20)

二 帝王将相的凡俗相 ..... (26)

(二) 盗匪骗子的诡谲相 ..... (31)

(三) 情种荡妇的泼辣相 ..... (37)

第三章 常情常理中的人物群像

——“三言”拟话本人物特征论 ..... (43)

(一) 任情守礼的才子狂士 ..... (43)

(二) 尚情重理的贞女节妇 ..... (52)

三 钟情明理的情痴情种 .....	(56)
四 通情达理的官员家长 .....	(63)
第四章 突发式情节构成	
——“三言”话本情节论 .....	(68)
一 突发式非日常性情节 .....	(69)
二 突发式非逻辑性情节 .....	(78)
第五章 渐进式情节构成	
——“三言”拟话本情节论 .....	(94)
一 渐进式日常性情节 .....	(94)
二 渐进式逻辑性情节 .....	(108)
第六章 弱主题小说	
——“三言”话本主题论 .....	(118)
一 主题的背离 .....	(119)
二 主题的分化 .....	(129)
第七章 强主题小说	
——“三言”拟话本主题论 .....	(143)
一 化欲为情的主题 .....	(144)
二 情在理中、礼顺人情的主题 .....	(154)
第八章 “三言”中话本、拟话本故事性质及	
改编者、作者考 .....	(164)
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性质及作者考 .....	(164)

二 《穷马周遭际卖雉媪》故事性质及作者考…………… (175)

三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故事性质及作者考…………… (179)

附录一 从秦重的“帮衬”到贾宝玉的“意淫”

——中国古典小说在爱情观上的一次世纪性

进步…………… (184)

附录二 二十世纪“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205)

参考文献…………… (231)

《三言》研究

## 引言

明末文人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在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三言”搜集了宋、元、明三代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话本小说，像凌濛初说的那样，冯梦龙所辑“三言”，已把“宋元旧种，搜括殆尽”（《拍案惊奇·序》），如果没有冯梦龙的工作，这些民间话本有相当一部分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了；另一方面，“三言”还大量采集了当时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这里面有冯梦龙的个人创作，也有和他同时或略早于他的其他文人的创作。“三言”开启了文人创作拟话本小说的先河，而且从其取得的成绩来说，毫无疑问，对以后文人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有着经典的示范意义。严敦易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警世通言》写的《出版说明》中，就曾准确地指出“三言”是“一部宋、元、明‘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

“三言”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从内容到形式上的驳杂。的确，在这 120 篇小说中，既有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也有为男女私情张目之作；既有随意编排、无厘头式的闹剧，也有精心结撰、感人至深的精品。

面对“三言”的驳杂，大多数研究者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只着眼于“三言”中在今天看来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这

种去粗取精的做法，虽然给立论和行文提供了相当的方便，但当研究者的眼光只落在“三言”中的十篇、二十篇优秀作品上时，“三言”的整体价值、整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而且研究者们所论及的作品是否真的具有代表性，真的能体现出“三言”的全貌和揭示出其表面驳杂背后隐藏着的丰富文化意蕴也是值得置疑的。

还有一些论者，认为是冯梦龙的复杂性导致了“三言”复杂性，所以在“三言”的复杂性背后，是冯梦龙在“情理观”等思想层面的内在冲突。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相比前一种要认真深入得多，它能涉及“三言”中更多的作品，而且对这些作品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评析方法。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三言”的复杂性并非冯梦龙一人造成的，其中一些话本作品在他生前几个世纪前就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即便是刊印成书也在他生前一二百年。冯梦龙将这些作品选入“三言”时，并未进行彻底的改写，甚至可以说基本保持着原貌。所以，尽管后者比前者在研究方法上更为客观和全面，仍然不能有效解释“三言”复杂性的全部内涵。

笔者认为，“三言”作为一个整体，其基本特征是：它是“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这是它不同于在它之前刊行的《六十家小说》为代表的話本集和在它之后刊行的《拍案惊奇》为代表的拟话本集的地方。在“三言”里，“话本”和“拟话本”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看起来亲如一家，但它们却来自不同的母体。前者孕育于宋元以来的瓦舍文化，是瓦舍众伎的一种，后者是晚明以来主情思潮的产物，是以教化苍生为目的的文人作品，它“拟”话本，实在只算是借壳投生，和民间话本其实是貌似神离的。

笔者认为，民间话本，其创作的根本态度是为娱乐，其讲说



的内容是为惊人视听，其着重描写的是怪奇可笑的人物，其情节构成是突发式的，主要表现为非日常性和非逻辑性两种特征，其在主题的表达上具有弱化和纷杂的特点，是弱主题小说。而文人拟话本，其创作的根本态度是为教化苍生，其讲说的内容是为引人向上，见贤思齐，其着重描写的是常情常理中的人物，是普通人可以效法的榜样，其情节构成是渐进式的，主要表现为日常性和逻辑性两种特征，其在主题的表达上具有强化和统一的特点，是强主题小说。

笔者认为，对话本与拟话本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这是它们孕育而生的母体。在这一点上，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足资借鉴。他认为拉伯雷的创作“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表达者”，它的怪诞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它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它的贬低化和物质化的诙谐，如果不深入研究其“民间源头”，就无从索解<sup>①</sup>。显然，巴赫金对拉伯雷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民间话本小说提供理论上的援助，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二者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话本“民间源头”所形成的特征，也使拟话本来自文人创作的特征变得更为明显，虽然在一些个案上这些特征不乏交叉之处。

总之，笔者对话本、拟话本特征的比较研究是着眼于整体的普遍性研究，希望读者、评家不要将这些特征绝对化。讲英语当然是英国人的特征之一，但并非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都是英国人，所以希望读者、评家也着眼于整体的普遍性，对笔者所论提出有益的补充和指正。

---

<sup>①</sup>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 第一章

## “三言”中的话本与拟话本

### 一 “话本”与“拟话本”的定义

关于“话本”的定义学术界大致有如下两种观点：

其一，“话本”是说话艺人讲说时所用的底本。比如鲁迅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sup>①</sup>。再如张兵，他说：“‘说话’是我国古代讲说故事的一种伎艺，它相当于现代的说书。当时演讲故事的艺人，就叫‘说话人’。他们在演唱时所用的底本，就叫‘话本’。”<sup>②</sup>

其二，“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的记录本及模拟这种记录本的其他故事文本。比如石昌渝说：“话本小说不是说话人的底本，而是摹拟‘说话’的书面故事。它最初是记录‘说话’加以编订，发展下去它同时也采集民间传闻进行编写，还选择一些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某些作品加以改编。”<sup>③</sup>再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

---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元话本》，《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② 张兵：《话本的定义及其他》，《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③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0—231页。

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之为‘话本’”<sup>①</sup>。

这两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话本创作的实情,但也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其失在于把“话本”的概念缩得过窄。现存话本小说集中的确有一些是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但它们其实是说话艺人所用的参考资料,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话本小说。如程毅中便曾指出明万历时洪楸所刻《六十家小说》中之《蓝桥记》,其实是据唐代裴铏《传奇》的《裴航》删节而成,“从文字来说,它实际上还是唐人裴铏的作品,既不能看作宋元作品,更不能说是明代人的作品。”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话本小说大多是说话艺人口头文学的文字记录本,这种文字记录本才是“新型的白话小说”<sup>②</sup>。

第二种观点,其失在于把“话本”的概念放得过宽。如果文人根据传奇和笔记小说改编的故事文体都可称为“话本”的话,那么鲁迅提出的“拟话本”概念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因为研究者大多用其指称“明末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白话短篇小说”<sup>③</sup>。

由于第一种观点显而易见的偏颇,事实上研究者的争议焦点已集中在“拟话本”的名称是否需要保留的问题上。如周兆新便说:“话本编写者除加工说书艺人底本或记录整理说书艺人口述的故事之外,还摘录、复述、改编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或其他前人著作。”所以,“话本”与“拟话本”在编写方法上并无二致,据此他认为“假如我们不把话本解释成说书艺人底本,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②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拟话本”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而是解释成故事书或故事，那么拟话本这一名称就应解释成‘模拟故事书的作品’或‘模拟故事的作品’。然而‘模拟故事书的作品’仍旧是故事书，‘模拟故事的作品’仍旧是故事，所以拟话本仍旧是话本。这样一来，创造拟话本一词就毫无必要。事实上，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说，包括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当时都可称作话文或话本。我们如果置古人原有的称谓于不顾，另在‘话本’二字之前加一个‘拟’字，恐怕只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sup>①</sup>。

的确，就“古人原有的称谓”来说，不仅说话艺人的底本可称为“话本”，而且根据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整理出来的故事文本与改编自文言笔记中的白话小说都可称为“话本”。如果拘泥于这种“古人原有的称谓”，“拟话本”的名称的确有硬造之嫌，但如果着眼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实际，鲁迅创造的“拟话本”一词却还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

在中国小说史上，“话本”与“拟话本”的确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早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指出。如胡士莹说“拟话本和话本有所不同”，他认为“话本是口头文学的记录，是民间说唱的记录”，而“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的书面文学，实际上就是白话短篇小说”<sup>②</sup>。可惜，他并没有指出两者究竟有何种不同。周欣桥论及“话本”与“拟话本”的区别就更为明确，他说：“前者是在说话人底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极大地保持了民间文艺的风貌，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后者只是模拟话本小说或说话艺术的形式进行创作或改编，应属文人创作的范畴。”两者

---

① 周兆新：《“话本”释义》，载《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②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9页。

在“思想内涵、艺术旨趣、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sup>①</sup>。当然，周文限于篇幅是不可能对话本与拟话本的“差异”详加比较与论述的。

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三言”是“话本”与“拟话本”的合集，这是“三言”在整体上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很多论者由于对“话本”与“拟话本”的本质区别认识不清，使得他们在着手研究“三言”时，将这个最突出的特征忽略掉了。对于话本，他们热衷于“三言”中的话本分期，将其归于宋、元或明，从而为话本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分析的实例。但“三言”中的“话本”大多是长期累积而成的，在一篇作品中往往可以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章培恒就曾指出《碾玉观音》等现存的所谓宋话本都已经过元明人的增润加工，“没有一种货真价实的宋话本”<sup>②</sup>。因此将其作为宋代文学发展的例证无疑有些牵强。对于拟话本，他们热衷于赞叹这些文人作品中体现出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一些很有特色但和文人作品趣味迥异的民间话本却当成早期不成熟的作品而遭到漠视。

总之，尽管“三言”中的“话本”与“拟话本”差异明显，但仅就笔者所见，还没有人对其做过深入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下所论，是希望对“三言”的研究做一点有益的补充。

## 二 “三言”中的话本

判定“三言”中话本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是宋末元初

① 萧欣桥：《话本研究二题》，《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

② 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人罗烨所著《醉翁谈录》。这部书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关于宋人说话的资料，其中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里把“说话四家数”中的“小说”一家按内容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每一类下又举出若干“小说”名目，总共有 107 条之多。这些名目经现代人的考证，一部分跟“三言”中小说存有对应关系，这些小说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取自“说话”故事的“话本”。据谭正璧考证《醉翁谈录》记载的 107 种话本名目中，现在尚存的共有 19 种，内容可考者共 32 种，保存在“三言”中有 12 篇<sup>①</sup>，惟《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欧阳代发认为其非宋人话本，论证比较充分<sup>②</sup>，可以排除在话本之外，其他 11 篇为：

1. 《古今小说》卷二十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入话（“鸳鸯灯”，属传奇类）<sup>③</sup>
2. 《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灰骨匣”，属烟粉类）
3. 《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种叟神记”，属神仙类）
4. 《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其入话部分即“卓文君”，属传奇类）
5. 《警世通言》卷十《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燕子楼”，属

<sup>①</sup>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37 页。

<sup>②</sup>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1—72 页。按，欧阳代发虽认为其非宋代话本，却又断其为明代话本，其实按他的分析，该篇应是明代拟话本才对。

<sup>③</sup> 括号中是《舌耕叙引》中提到的话本名目及类属。

烟粉类) 本百堂山平齋 其其式片翠玉齋 《玩報書明》 中其 稱

6. 《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爱爱词”, 属传奇类) 同本本批己容內 事等安王攝錄己己贈贈 《十齋品

7. 《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现身》(“三现身”, 属公案类) 同本本批己容內 事等安王攝錄己己贈贈 《十齋品

8. 《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十条龙”、“陶铁僧”, 属朴刀类)

9. 《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许岩”, 属神仙类)

10. 《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圣手二郎”, 属公案类)

11. 《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红蜘蛛”, 属灵怪类)

《醉翁谈录》之外, 明代嘉靖时人晁瑛所编《宝文堂书目》亦载有小说话本篇名。晁瑛, 号春陵, 开州人, 嘉靖进士, 官国子监司业。《宝文堂书目》是晁氏私人藏书目录, 孙楷第从它的子部杂类里遴选出属于话本小说的书目共 112 种之多, 编入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由于《宝文堂书目》刊行较早, 学界普遍认为其中所载小说篇名是民间话本, 而非文人拟话本<sup>①</sup>。《宝文堂书目》与《醉翁谈录》不同, 其上所见的小说名字, 当已刊印成书, 而非像《醉翁谈录》那样只能看作是说话艺人所用的题目, 虽然其篇名亦有和后者相重者。谭正璧对其中 112 种小说分别详加考证, 其中见于“三言”而《醉翁谈录》失载者尚有 21

① 程毅中便认为“《宝文堂书目》曾著录的作品, 都像是话本”。见

《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一文, 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 年第 2 期。

种，其中《柳耆卿记》，谭正璧认为其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至《古今小说》卷十二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叙柳与名妓谢玉英等事，内容与此本不同”<sup>①</sup>。后者视前者已非改编而是创作，所以可以看成是拟话本。另外《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当是拟话本（参见书考证部分），其余 20 种话本如下：

12. 《古今小说》卷七《羊角哀一死战荆轲》（《羊角哀鬼战荆轲》）<sup>②</sup>

13. 《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赵旭遇仁宗传》）

14. 《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史弘肇传》）

15. 《古今小说》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范张鸡黍死生交》）

16. 《古今小说》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陈巡检梅岭失妻》）

17. 《古今小说》卷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杀三士》（《齐晏子二桃杀三学士》）

18. 《古今小说》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沈鸟儿画眉记》）

19. 《古今小说》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五戒禅师私红莲》）

---

①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宝文堂书目所录宋元明人话本考》，第 38—60 页。

② 括号中是《宝文堂书目》所载篇名。



20. 《古今小说》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李元吴江救朱蛇》）
21. 《古今小说》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简帖和尚》）
22. 《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赵正侯兴》）
23. 《古今小说》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为神》（《任珪五颗头》）
24. 《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玉观音》）
25. 《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鳧儿双镜重圆》（《冯玉梅记》）
26. 《警世通言》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小金钱记》）
27. 《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鳧产祸》（《金鳧记》）
28. 《警世通言》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刎颈鸳鸯会》）
29. 《醒世恒言》卷二十五《独孤生归途闹梦》（《三梦僧记》）
30. 《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错斩崔宁》）

还有清初人钱曾所著《也是园书目》卷十“戏曲小说”中有“宋人词话”类，其中有12篇为小说话本，6篇见于“三言”，但均已被上举二书所记录。以上即是可资凭证的前人书目所载“三言”中的话本。

另外，明代刊印的早于“三言”的两部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即《六十家小说》）和《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都是书坊主人收集来的单篇话本的合集，而且“书中简体字和异体字